序

吾鄉黃春谷先生早負重名與焦里堂江鄭堂鍾保岐李濱石諸先生聲應氣求極一時之盛文淇童年在家塾中已飫聞之後讀漢學師承記謂先生天資過人爲漢儒之學篤志研究得其精微通歷算能辨中西之異同又工詩古文自出機杼空無依傍寓神明於規矩中不屑爲世俗詩文者也心竊儀之及聞吾友汪孟慈言先生著有讀周官記讀毛詩記各若干卷於是嚮往倍切時先生遠宦粵西無由親炙比自粵歸孟慈又入都中尚以不得階主未敢造次請謁而先生忽偕梅蘊生

過訪因招同羅茗香劉楚楨王西御吳熙載王句生常集篸園爲文酒之會暇又至余館中縱談今古輒移晷刻自癸未至壬寅歷二十年之久是時先生曩日講學諸友零落殆盡所常往還者祇文淇輩六七人先生顧篤忘年之誼繾綣綢繆每有所作輒舉以相示其虛懷若谷之量有非恒流能及者宜乎所造之深邃也先生於人事酬酢外終日坐一室中羅列羣籍徧爲探討心有所得奮筆疾書俄頃千言夜則燃二巨燭冥情搜索必四鼓乃寢率以爲常其夜讀之況詩集中每自道之江氏所謂篤志研究者誠哉其篤志也當初見先生時請讀所著詩禮劄記先生答以秖有草稿尚未成帙厥後稿燬於火先生亦似不介意葢其所專致力者在於文說經說文說已刊行者十一篇經說百餘萬言尚未編次而大指已具於文集中其作文說經說時詩文亦不多作就詩文二者論之先生素以詩自許未嘗以文自豪卽與同人談藝亦論詩至多而論文絕少然觀文說第一篇論文章關繫至重首詳文之體用次述文之藻繢聲韻而要歸於措辭不詭於正持論極爲精確先生固深於文者集中諸作多直抒胸臆無不達之辭亦無不盡之意融會古人神理而不規規然襲其迹象江

氏所謂空無依傍者誠哉其無依傍也公子善庭刻文集既竣事屬爲序其大凡文淇紬繹全書深歎江氏所稱道者爲得其實因推闡其說以識簡末道光癸卯季冬儀徵後學劉文淇謹

夢陔堂文集目錄

卷一　賦　贊　銘
念長途賦 并序
孤鴈賦 并序
江鄭堂像贊 并序
汪飲泉像贊 并序
建隆寺僧琴銘
卷二　辨　解　說
俞附俞氏辨
張鷟窮河源辨

焉廣三寸解
字義起於右旁之聲說
豐隆說
黃墩說
卷三　書
答焦里堂書
與趙虎文書
寄家兄書
與許春卿書
與梅蘊生書

與梅蘊生書
致蘊生札
與梅蘊生書
答夏循陔廣文書
與焦山僧借庵書
與劉孟瞻書
卷四　書
與劉孟瞻書
卷五　序
孟子正義序

焦里堂加減乘除釋序
春秋朔閏異同序
春秋左氏傳舊疏考正序
揚州水道記序
漪堂江公閻注文鈔序
金棕亭先生集序
業師程玉尺先生遺集序
族叔祖岸園先生遺集序
數點梅花集序
建隆寺志略序
字詁義府合按後序
夢陔堂詩集自序

卷六　序

鄧芳舟詩序
咏雪寄廬詩偶存序
胡丙皐詩序
族姪永泉詩序
汪泰交先生獵微詩鈔序
吳少文詩序
繭餘軒詩序

汪飲泉冬巢詩集序
汪飲泉冬巢詞集序
梅蘊生詩序
姚伯印總憲豸青詩集序
金雪舫文學賦鈔序
王句生詩序
談星臺時文序
送李愼卿比部赴淸江序
送太守李公序
莫山問齒圖序

李愼卿比部六十壽序
王子卿太守八十壽序
卷七　序
四元玉鑑細艸序
卷八　跋　書後
跋沈與九所得米氏女墓誌銘唐石
書姚惜抱先生崇祀鄉賢錄後
書徐直生先生艾湖春泛圖後
書某文集後
卷九　記

我園記
社塘登邱記
嵇庵記
梅文學塾中祀曹憲徐鉉諸公記
考外祖姚公先世遺事記
且齋談記
適館記
謁郝太僕祠記
顏程二君得文昌帝君陰隲文石刻移奉焦山碑記

卷十　傳　碑文　墓誌　書事　祭文

送蟢子文
謝木蘭文
江虛竹傳
同年任君傳
興安縣岳王廟碑文
先考通奉府君暨先妣許姚兩太夫人合葬墓誌銘
丙申中秋日書載酒堂事
書孔更生曹縣遇賊事

闈中紀事
祭程一亭文
祭汪母文

夢陔堂文集卷一

江都黃承吉著

念長途賦 并序

長河冰堅十日不解蓮潡驅車赴信陽不可留佇去又十日遂爲斯賦感前途之愀然

光闌干訝重池之未被疑博山之非然客有問曰飄風一廬何如離居旨酒窟室孰與道途彼長途之踶跮盲洹節以馳驅曠奔蹏而不偶渺隻輪而無徒行色焉壯道容曷腴跡彼之所可屆者吾葢得而稽諸緊彼所投

厥惟中州道路遼遠其心悠悠其寥廓也則有枚乘適梁陸機入洛莊周吏蒙張宣令亳攬轡踟躇流風依約其蕭索也則有侯嬴抱關蔡義給幕婁敬輓輅虞卿躡屩既憑弔以興嗟亦遭逢而何樂躑躅登臨千里春心孟諸塵曠而草絶黃河水闊而氷沈咽空山之猿淚迷四澤之鴻音王陽爭得返鮑照不能吟然而薄笨窗疎黑貂衽敝霧重凌轎風狂逞袂鞍懸則後戒堪虞甕塞則前行莫逮問東走以何爲悟北駕之非計詠攜手於其雩懷室處而改歲非無月落亦有雲停顧空堂之瑟縮異荒坰之伶仃望去來之飛鳥感聚散於浮萍若夫

蕃宣之居月旦之里推轂之庭懸壺之市紅羅明月之橋九曲三灣之水將以遥采琳瑯近掇蘭芷企佳人而不忘踵君子之至是若斯之遇不必在邇夫亦可以遠遊又云胡而不喜客曰信矣蕭條懷哉寂寥側聞太息曾不崇朝竒申情於短札試吮筆於長宵

孤鴈賦 并序

江荼人復之翼日引睇長懷忽有隻鴈俛逼中庭悲鳴欲近非其恒態能勿異之抑亦其哀心感者耶

我室云亡怛然中傷復衣之夕升號徬徨紛紛徘徘想其飄揚恍恍惚惚知其翱翔雖余情之莫釋奚更事乎嘽唁明晨夙興掩睫獨坐欻當簷榮有鳥嗟我怪哉奇奇欲墮不墮是在屋棺之間承霤之左蓋燕雀所臨而鴈來不可緊彼鴈也殊此狀形北度委羽南迴洞庭結露寥廓傳風杳冥晝影承日宵行薄星漂漂弈弈曾不

眷停是以弋人遙慕征夫遠聽夐哉但往渺矣惟經胡
乃垂翅翩躡牆宇睇居息入處所噭然長鳴一聲兩聲
清厲朗激有如精誠猝不及詫但容屏營耆池凍而盡
裂聳窗塵而驟驚夫何雲中之匹儔不高胡而來下既
有似乎中傷復類悲夫早寡絲絃愴悽爾若彈者帛書
斷絶爾若抒寫子規鵾鵜是何音別鶴離鸞不能捨我
方招魂鴈來何言低徊鬱懊展轉煩寃是室歎鵬非山
啼猿憯汝氣之獨咽共余聲而雙吞其適然耶鴈何至
乎余家將感召耶人何託乎禽之嗟引吭逐響一堂箏
琶回頭刷羽滿天風沙墜已落之木葉起同棲之烏鴉
歡樹無交鰈魚不比從今納采不汝與視汝昔銜蘆口
不得已我今據蒺踵不待跂有鳥高飛瞻烏爰止江上
荻汀人間蒿里

江鄭堂像贊 并序

江君尚友百家精師二漢尤宗高密俎豆在躬蚤年顏鄭於堂因爲別字示不忘也長予十齡締交時君甫及壯屬爲著記述所由來厥後南北東西皆將車轍終焉落魄沒經二年回憶生平秒析談天源沿說地剖膺置酒橫獵古今而語不空階情無別障於茲歇絕更不重聞屬伯道之嗟嗣從旁治罔穫先疇浮沈簪斗乃至琴書入市景迹臨衢道有鬻者君之遺像也當其置身一壑弄頰三毛詎有風流方其意氣然而驊騮猛喪畫肉徒勞雷霆不震點睛虛矣乃以桃椎置肆欲售夫千錢

諒非党進傳眞原施夫金薄也梅子執經候謁當君暮
年道越乎神交跡流於貌合覿君惟肖中路傷之以貝
易歸懸諸嵇菴之壁夫衡以斧藻則君爲通儒企之金
蘭則君爲執友前年室燬並記之稿本而俱燼焉昔人
覩遺挂在牀猶不能自已況於褒衣宛具玉山居然撫
緘追骨抑何可感爰爲之贊曰

江君懋學式懷淵充千秋一師源窮派通江君植躬載
以夷曠不屑不潔而非儻蕩孟喜不達范丹長貧憂乃
驥屈樂亦蠖伸南樓依人北海好客飲三百杯傲二千
石塵席已矣衡門闃然想其堂階如流百川學毋云遙
經神宛在金石豈渝丹青不改

汪飲泉像贊 并序

前既得江君遺像而悼之未幾又得飲泉像焉嗚呼何故人難萃於生前而易集於死後耶予交飲泉君未冠予加長焉把袂弄筆或日三四見而坐中縞紵方盛越十年予宦粤始遠別及歸跡寖疎數年來又綦密交誼如昔而面目非舊意氣非舊同遊之人亦非舊矣君以去年春病噎不能食每相聚人食君飲啜久之至不能啜竟待死當其時一聳予刊詩冀藏事或一見一以所作詞屬予序及序成而距君死僅半月予刊詩成則後於君死兩月君瀕危猶曰吾遺憾在是噫可傷也死前

一日以郭注莊子善本見貽已不能書屬問疾友標其
其首云某月日飲泉遺贈嗚呼予至今不忍視也今睹
其像想其生平悲其死之日而予自交君後數十年身
世侵尋之況盡在目前矣矚君須眉其何能已爲之贊
曰
明明我友植立不頗覿貌想神睟然中和裕已適物其
嘉孔多招搖之禾浹則衽席曠如江河高乃
雲鶴僻非煙蘿早雋不達羽儀蹉跎豁爾長嘯怡然浩
歌久居潩越臨風自哦明知訣絶停雲且過顧彼裘腋
遺予斧柯落日罷銜衝雷騰梭逝者已矣存之則那不

獨琴挂非惟塵挼

建隆寺僧琴銘

癸巳春融之期驅車北郊還經招提梅柳四浹上人問
樵撫碧天秋思之曲風爲之商是時徽流弄窗絃起拂
席座客踟躕久之琴雷威琴也重髹之且十年貌密栗
而神枯桐斷文雖閉藏然固躍如如月隔雲若水隱冰
不必其露著也倏忽再鼓無何又彈脫令有山都爲衆
響矣古者有會於器輒名諸心客有爲之銘曰聆夫子
之琴兮琴之心兮心之音兮復銘之曰妙明之契窅冥
之寄君子凝其精而平其氣

江都黃承吉著

俞附俞氏辨

晉孫子荊爲石仲容與孫皓書云恐俞附見其已困李善注文選引列子俞氏以證之余讀之而疑焉俞附之名見於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而鄭氏注周禮亦引之史記號中庶子曰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漢書藝文志因之應劭曰黃帝時將也鄭氏周禮疾醫注云岐伯榆柎則兼彼數術者陸德明釋文以爲皆黃帝時醫人賈公彥疏亦云二人皆出自上古然則俞附之爲黃帝時

人固無疑也列子力命篇云楊朱之友曰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謁三醫矯氏俞氏盧氏俞氏盧氏曰女始則胎氣不足乳湩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及聆盧氏之言則曰神醫也厚賕遣之善注文選既引此似不能通更引史記於其下而於時代懸絶之故罔辨焉然吾知其心固不能無所疑也如以俞氏爲俞附則上古之人安得出於楊朱之時乎余以爲列子但言俞氏而未舉其名蓋楊朱之時別有俞氏耳或曰列子之書多寓言如楊朱至梁遇老子之事亦不同時而云然則俞氏之說無亦是類乎余曰非也列子既未指俞氏爲俞附且謂其醫不逮盧氏夫榆柎與岐伯同稱而鄭氏謂其能兼神農子儀扁鵲倉公秦和之術御寇雖取以爲喻安有抑之於盧氏之下者乎讀書而求其可通似是而希其必辨然則俞附俞氏之爲二人固無疑也

張騫窮河源辨

古來皆以窮河源屬之張騫乃誤讀史記之文其實騫並未嘗窮河源也夫河源在于闐者也騫之初出使也由匈奴亡走大宛歷康居月氏大夏及還爲天子具言傳聞之國而于闐在其中其時出使專爲月氏而騫困匈奴僅以身返于闐之地甫入傳聞騫並未至是初出使未嘗窮河源也其再出使也漢命騫因蜀犍爲發間使四道並出冀由其地以求通大夏又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而滇蜀未通以故漢復事西南夷是再出使未嘗窮河源也其三四出使也一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

奴封爲博望侯一以衛尉與李將軍出右北平擊匈奴後期當斬贖爲庶人徑途事故皆與西域無涉是三四使未嘗窮河源也其五出使也以中郎將往烏孫而分遣副使往諸國所列于闐卽在遣使之中騫並未至其地是第五使未嘗窮河源也及還拜爲大行歲餘而卒是騫終身未嘗窮河源也且終身未嘗至于闐也且其終身本未嘗通西域也夫騫終身未嘗通西域卽終身不能窮河源何也窮河源者不知河源所在之實必遍歷諸國而窮之也西域未通豈能任漢使出入往來而無隔閡乎蓋騫初次使月氏還時卽爲天子言邛竹杖

蜀布事以謀通大夏通大夏者爲通西域也而大夏未通其末次出使以天子數問大夏事而策往烏孫往烏孫者欲通大夏以通西域也而騫親至烏孫但遣使往大夏及騫由烏孫返漢而大夏猶未通歲餘而騫卒又歲餘騫所遣使往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大宛傳載之甚明是大夏之使雖屬於張騫而西域之通騫並不及見也逮大夏旣通之後漢使者相望於道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其往還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當其時夫然後可以任漢使出入往來循河而窮其源故史記於騫死後始云

漢使窮河源云漢使非云張騫也太史公謂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者言漢之窮河源始自張騫使大夏之後非謂窮河源之即騫也且太史公之文主於辨崑崙不主於言張騫言河源以爲禹本紀所言崑崙者如彼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而窮河源並不睹所謂崑崙者則張騫二句不過其文之過脉無庸敘述分明也然即就其辭義言之其於句上著一今字即可見作書之時距窮河源不遠而騫使實出其前也其於句末加一也字即可見下句別爲一義儼然爲之間隔而不使窮河源之混於騫也夫窮河源者既非騫而必言騫使大夏之後者非通西域則不能窮河源漢實因騫之使大夏而始通西域則言張騫使大夏猶言漢通西域也其不曰使西域而曰使大夏者騫之初使月氏也居大夏歲餘與之習熟故後之從事西域始於欲由滇蜀以通大夏終於欲由烏孫以通大夏是以其時凡言西域諸國皆稱曰大夏之屬言之屬則不獨大夏也非大夏能屬諸國也亦非大夏獨異於諸國也以事由大夏而起凡從事西域皆以大夏爲言故舉大夏以槩諸國猶騫之往西域首至大宛而史記即以大宛名傳其實傳中通言西域豈獨大宛也史記之大宛漢書易爲西域史

記之體近古漢書之例猶今也故讀大宛傳者不必泥
大宛卽以當西域二字讀之可也讀太史公之此文者
不必泥大夏亦以當西域二字讀之可也非然者則于
闐之河源曷爲言及大夏大夏無所謂河源也窮河源
不在通大夏一國也必知大夏二字之猶言西域而後
能明太史公之義也至其言騫使大夏而必曰之後者
方使大夏之初雖使西域而大夏未通卽西域諸國皆未通
卽不能窮河源故必分遣之使與其人俱來然後使大
夏之事乃畢然後西域始通然後可以窮河源則所謂
之後者正言窮河源在騫使大夏之後也試卽後字繹
之卽可見窮河源之實非騫也至河源旣在于闐乃不
曰使于闐而曰使大夏者使于闐窮河源本非騫之事
也騫之使爲大夏而往也其使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
而騫以烏孫之事對且云旣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
皆可招來及騫至烏孫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
夏安息身毒于闐扞罕諸國而諸使還時猶稱之曰通
大夏之屬則是此行以大夏爲主名而于闐不過亦在
分遣之中不得謂之使于闐也且騫此行親至烏孫以
非本爲烏孫而往尙不得謂之使烏孫何論于闐乎況
因窮河源而至于闐乃異日之事若騫出使之時其君

臣意中惟知連烏孫以招來大夏之屬耳遑言河源乎
卽于闐亦諸國中之小小者雖遣使分往不過連類及
之耳而何騫之使于闐乎且卽後來窮河源之使亦是
使西域而非使于闐也蓋惟不知河源之所在故遍歷
諸國而尋之是以謂之窮也見河源而後知其在于闐
則其初非使于闐也夫窮河源之使尚不得謂之使于
闐何論騫烏孫之役絕與于闐無涉而言使乎至於張
騫但至烏孫而遣使往大夏則往大夏非騫而以爲騫
使大夏者騫之使烏孫因天子數問大夏之屬而往也
大夏其本務而烏孫其旁涉也及至烏孫而遣使分往

遣固騫所遣也其副使固張騫之副使也去者副而騫
仍其正也故使大夏必屬之騫也然則張騫之使大夏
固確乎不可易也夫太史公所云大夏者猶傳中言大
夏之屬耳然其文不當有之屬二字也亦不必有之屬
二字也蓋其張騫使大夏之句不過窮河源之緣起其
義本不必備其文並不難明設窮河源卽出於騫直可
言張騫窮河源而已不必言使大夏也直言張騫使大
夏窮河源而已不必言之後也太史公之文以今自張
騫使大夏之後也爲一讀窮河源三字爲一讀正謂窮
河源之非騫乃辭義之了然者也漢書張騫傳贊直襲

其辭而無今也二字彼不能冠之以今則亦不能加之以也然即其辭義亦自分爲兩讀特不若史記之措語分明耳所可異者司馬貞不解文義直以爲張騫窮河源貞乃專攻史記者獨不見傳文乎試問騫之窮河源者安在乎尤可異者貞誤認太史公所云使大夏即爲窮河源而又知河源在于闐而不在大夏無以解之則於大夏之下强加以于闐二字云騫窮河源至於大夏于闐夫于闐自于闐大夏自大夏太史公明明專言大夏貞不能解至於添竄所祖之本文而就己之謬讀以妄濟庸貽悞後學甚矣至於博物志謂漢使張騫渡西海至大秦西海之濱有小崑崙云云則亦謬也無論騫未渡西海即武帝按古圖書名河所出曰崑崙亦在騫死之後何從而有小崑崙之目乎蓋當張華之世已知大秦之在海西而又誤解太史公之文以爲騫實窮河源已知大秦之有崑崙而又執崑崙在于闐之見故轇轕而成此說而於大秦之崑崙則不得不從而小之徒以臆說滋後人之辨論要其以崑崙在大秦者則是而以爲小者則非也以大秦在海西則是而以爲騫至則非也蓋當華世其於西域新知漸擴而陳說未裁固宜然也或有以爲騫初使月氏時既曾至大夏及還又爲

天子言及于闔蓋卽所謂使大夏窮河源者此則聾瞶之說不足辨也

焉廣三寸解

荀子非相篇云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焉廣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焉字注家不解或以爲發聲無論無此發聲文義卽有之則誠如楊倞注所云狹長如此不近人情疑文句之誤脫矣予謂焉咽之假借也焉與咽同聲論語疏引衞瓘集注又皇侃義疏文選東京賦薛注思元賦舊注及他書多訓焉爲安新序引論語韓詩外傳引孟子亦以焉爲安然皆語助也惟廣雅釋詁云焉安也與虞宴鎭撫慰便靖澹集息等字同列則是實訓爲安非語助矣詩有駾鼓咽咽傳云鼓節也箋

云潔白之士羣集於君之朝君以禮樂與之飲酒以鼓節之咽咽然至於無算爵則又舞燕樂以盡其歡下箋又云君臣安樂是咽咽顯然爲安舒之義矣釋文咽本又作讌衆芭那俱作淵則咽與淵通那云鞉鼓淵淵而上云綏我思成箋訓綏爲安下又云既和且平依我聲是淵淵顯然爲安舒之義矣淵古多訓深悉含安義惟深故安按爾雅釋詁安止也左氏襄七年傳注安徐也文十一年傳注安處也而莊子應帝王云止水之審曰淵管子度地云水出地而不流命曰淵水又按荀子王制云安水臧而爾雅釋天李巡注及淮南天文注淵

藏也李康運命論通之斯爲川焉塞之斯爲淵焉又按一切經音義引蒼頡及說文廣雅釋詁安靜也易九家繫辭注安身嘿處也而莊子注云淵者靜默之謂耳又按爾雅釋詁安定也廣雅釋詁澹安也而淮南原道云澹兮其若深淵注云澹定不動之貌淵與安凡義皆合然則淵之爲安無明訓而有明訓矣然采芭箋云伐鼓淵淵謂戰時進士衆者鄭自爲彼文之釋非通義也核以衆訓又有駁傳箋皆以爲鼓節節非急遽可知卽采芭亦不必如鄭解也據詩咽卽讌讌卽淵集韻淵字下列囂囂咽囂爲一字咽之卽淵明矣淵之義安則咽之

義亦安與焉之訓安相合是淵咽焉義同之證也集韻焉字一作尤虔切爲語助而一作於虔切廣韻焉字一作有乾切爲語助而一作於乾切顏氏家訓音辭引葛洪字苑亦以訓安之焉爲於愆反送句及助詞爲矣愆反夫尤虔有乾矣愆煙音也於虔於乾於愆者淵音也據此則焉與淵同音卽與咽同音是淵咽焉音同之證矣觀字苑訓安之焉異於助詞益可見其實訓爲安足以證廣雅矣然爲三書者知有反切而不知古音之不必分故廣韻集韻亦以咽分爲二音而專以淵音爲鼓聲以煙音爲咽喉反使咽喉之咽與淵焉不屬誤矣古人於聲近之字尙展轉相通豈一字之義必膠畫反切而分之蓋音隨讀轉耳大凡古義之僅存者散見各書不能具備如淵咽通故姻字亦通婣咽焉通故烟義亦通蔫烟通蔫者說文訓蔫爲菸菸爲鬱素問云烟埃朦鬱火鬱則曰烟草鬱則曰蔫其義一也廣韻又以醫蘙入眞集韻又以咽鬷醫淵等入諄劉向列女傳贊焉貧同用參同契焉身同用亦入眞是又咽淵焉同轉之證矣至安之轉訓爲焉如漢書吳王濞傳安得不事趙幽王友傳呂氏安得王張良傳君安得高枕而臥之類注俱訓爲焉率皆虛用不足彰見實義凡古語助字皆有

實義後世藉以成文乃虛顯於實焉之實訓爲安賴廣雅而僅存焉之可定爲咽非廣雅無以明也淵咽既明則知咽喉之咽亦取水止安深之義故說文咽一名嗆段氏注聲氣所會予謂亦津液所會猶水之言滄一曰嗆猶水之浸溢一曰吞猶水之吞納一曰嚨猶水瀧瀧者說文訓爲雨瀧瀧方言廣雅以爲霑漬不足以盡瀧義瀧亦水會粵中以瀧名者尤衆如瀧中瀧州其最著者是咽之命名多取義於淵此又可以旁通者矣焉與淵咽音義同故荀子得借爲咽咽廣三寸者常人咽不及寸三尺之面則咽三寸可也荀言咽則包口舌故下文但言鼻目耳而不及口也且荀因言面而備言鼻目耳何至獨不及口則焉之爲咽益可信也鼻目耳具楊倞以爲鼻目耳雖皆具而相去疎遠所以爲異荀文並無此義殊不成解按具不獨訓全訓備詩行葦泰柔箋皆云具猶俱也文選東京賦薛注具之言俱也詩四月箋及孝經疏引孔注皆云具皆也鼻目耳具者承上文謂鼻目耳與面俱大耳至白帖事文類聚等書引荀子或無焉字或以焉爲而在類書剪裁字句殊不足論然自曹子建相論已無焉字蓋以焉字爲不可解而去之也顧安有面長三尺廣三寸之理也

字義起於右旁之聲說

曩與孟瞻書謂凡字義皆起於右旁之聲而語簡未明今爲申其說曰六書之中諧聲之字爲多諧聲之字其右旁之聲必兼有義而義皆起於聲凡字之以某爲聲者皆原起於右旁之聲義以制字是爲諸字所起之綱其在左之偏旁部分（或偏旁在右在上之類皆同）則卽由綱之聲義而分爲某事某物之目綱同而目異目異而綱實同如右旁爲某聲義之綱而其事物若屬於水則其左加以水旁而爲目若屬於木火土金則加以木火土金之旁而爲目若屬於天時人事則加以天時人事之旁而爲

目若屬於草木禽魚則加以草木禽魚之旁而爲目其大較也蓋古人之制偏旁原以爲一聲義中分屬之目而非爲此字聲義從出之綱綱爲母而目爲子凡制字所以然之原義未有不起於綱者古者事物未若後世之繁且於各事各物未嘗一一制字要以凡字皆起於聲任舉一字聞其聲即已通知其義是以古書凡同聲之字但舉其右旁之綱之聲不必拘於左旁之目之迹而皆可通用並有不必舉其右旁爲聲之本字而任舉其同聲之字即可用爲同義者蓋凡字之同聲者皆爲同義聲在是則義在是是以義起於聲後人見古人使字之殊形輒意以爲假借其實古人原非假借據字直書必故爲假借何爲者蓋古者原用其綱而目則可別可不別古人初不料後人之不喻乎綱也至後世事物日繁則必須逐目區分以免混淆歧誤是以制字日多日別而用字乃重目而不重綱於是必拘拘於左旁之目之迹此乃後世不得不然之勢然習之已久遂不復知右旁之聲之爲綱而其意轉以綱領爲繫於左之偏旁矣是沿流而昧其源可以論今而不可以論古者也後世之尚論者大率溯至漢世遂以爲古烏知漢世所傳之聲即已近今者多近古者少蓋古者列國方言各

異運舌參差漢以一統延歷有年乃使衆聲歸於畫一東京音讀尤與今日大抵相同厥後歷代相傳遂無多異說文所定盡屬今音參差蓋寡然卽說文亦但知某字爲从某聲而不知其聲之卽義夫使非聲之卽義何以某字必當从乎某聲何以某聲必當繫乎某字此其至易明者說文未及乎此不得謂許氏旣已知之也且說文內有从某某亦聲之例夫从某者言其義也某亦聲者言其聲也如果知聲之卽義安用更分兩說旣以此字分爲兩說是謂此字所从之字有義而復有聲則可見謂他字所从之聲但有聲而無義也則可見許氏之未審也在許氏當字體積敝之時極欲挽其合一以救異歧故特設立部居主於左旁之是正是爲繼往開來之統始至其於右旁則但審定其畫一之爲何聲而不復問其所以爲聲之故由其學主於彼遂疎於此主於繼往以開來而非一一力追乎繼往蓋明乎右旁聲義之說則凡同聲之字多可通用通用者繼往之學許書惟不主通用是以爲說文也若右旁聲義之說乃正與許意相違者宜許氏之不致力於此也夫說文之所謂假借與古書通用之例迥殊若如說文則字無通用之例必如本無其字之令長而後爲假借然古書通用

之字明明具在安得執說文而議以爲非故必知凡字義皆起於聲然後知古人通用原爲當日泛常之事有本之學並非率爾而書正不得以說文之所無繩古書之所有乃說文之不主於通用者既不知右旁聲義之所以然卽諸儒之習言通用者亦不知其所以然然則古人造字之源其精義蓋已泯矣逮至後世字書日出音義日多大率泥於迹象莫不執其左旁之膠見以爲某是某非甚至注家妄破古書所用原綱聲義之字以從其後見而不自知其蔽夫後世之學之不可以繩古猶古學之不可以律今且古人制字之義必起於聲者何也蓋語原自性生而字本從言起嬰兒甫通人語未識字而已解言而所解之言卽是字可見字從言制也呼雞爲喌使犬爲嗾雞犬何知有字而聞之皆應而呼使之聲卽是字可見字從言制也從言制卽是從聲制可見字義皆起於右旁之聲也由聲而有字由字而後加以偏旁偏旁原卽是字然必先取此字而後以偏旁加之則可見凡制字必以爲聲之字立義在前而所加之偏旁在後如是安得右旁之聲義不爲綱而左旁不爲目乎然則安有目而不統系於綱者乎此又其至易明者也或謂此右旁爲綱之說如果其說確不可易則

是古人制字之本在是矣何以其義乃不列於六書之中而人未喻也說文之形聲周
知其義原列於六書之中而人未喻也說文之形聲周
禮鄭司農注謂之諧聲諧聲者諧其聲也正謂以義與
聲相和相適而所加偏旁又與此聲義相和相適是以
謂之諧不然義既與聲兩不相附則右旁無所謂諧以
聲義兩不相附之字而任加以偏旁則是偏旁與从聲
之字並非必不可移之繫屬則左旁與右旁亦無所謂
諧然則所謂諧者安在乎諧聲漢書藝文志則謂之象
聲其目列象形象事象意象聲四者皆謂之象則象聲
者乃象其聲也象乃虛義而非形象之實字如說文所
謂形聲者也象之義即周禮注之諧謂右旁之字其義
與聲相象而左之偏旁又與右旁之聲義相象象者像
也似也言右旁之字既義與聲原相配合偏旁又與此
聲義相配合故謂之像似也正目之與綱像似所謂見
右旁之綱即知左旁之目也此正右旁爲綱之說明明
顯列於六書也乃說文不曰諧聲象聲而謂之形聲以
形聲二字對待則是左自爲形而右自爲聲而並無相
諧相象兩相關合之義既不兩相關合則左之此形何
以必當从右之此聲豈不但立一偏旁而其右竟可隨
舉一字以爲聲乎若曰不然也何以不見說文有左右

兩相關合之字義如所謂諧象者也又何以全部說文皆不見有兩相關合之語意也且左旁者偏旁而已偏旁有形有不形安得皆謂之形況六書中既有象形之一目矣安得又出一形字致令例號混淆是許氏形字先已未審至其所綴以事爲名取譬相成二語自必傳自古先在作此二語者原謂以左旁之事爲名而取譬於右旁之聲義以相成譬者喻也言見彼則喻乎此卽所謂象而像似也相成者卽所謂諧也其言正是左右相關聲義相銜之精意而吾竊見許氏之意則但解其形迹乃謂江河之字以水爲名譬其聲如工可而不問其譬聲工可之所以然是故段注亦如是解之何以知許意之如是以其全書皆不見有左右相關之意而知之以其有从某某亦聲之例而知之以其上文冠以形聲對待之目而知之蓋許氏以左爲形而右爲聲則已先立於聲義兩不相關之地以形與聲對待相當則已失乎綱輕目重之義要之非綱則目無由出乃可以一語而明者故必當正形聲之名如周禮注漢書之所謂諧聲象聲者而因聲起義之說乃明然卽二書之所謂諧聲象聲者竊謂亦非司農孟堅實知其所以然之故爲由於右旁之聲義又合以左之偏旁而後爲諧象也

不過司農所承於古者其字爲諧孟堅之承於古者其字爲象非如許氏所傳之形字耳蓋自秦坑火後而古人制字之精意有傳有不傳若右旁因聲起義之說則至漢而已失其傳者是以漢儒皆不知之豈漢儒之學有不逮歟不過師承所未及耳何以見漢儒之皆不知設令知之豈有不呈見於其他所著傳注訓釋之中者乃觀於漢儒所解一切經義小學從無一二畧舉其凡而反形其漠不相入即可見其皆不知也惟予觀近人三十年來所著之書漸有研及於右旁之義與全字之義相體合者然亦不過一二八畧見端倪三數字稍循

迹象即有窺見左旁之義繫於右旁之聲者乃其所謂聲者仍不過右旁之義謂其全字之義關合於右旁爲聲之半邊耳雖曰聲猶是義也若夫制字之源由於右旁爲旁聲義之所以然暨乎凡爲此聲皆爲此義之精意則尚絶無幾微之呈見固不得以彼混此謂是其說已有發明然即近人所喻之端倪迹象已爲漢晉以來所未有由是而充之以進求乎古人制字因聲爲義之本始而使聖學益明則我　朝文教經訓之覃敷有以啓洩之也夫子謂此說雖漢儒不知及近人所窺亦不過稍萌端迹然則將謂予之所見有以過人歟非也予所以

知之者予本歙人而生長於揚習爲揚歙兩地之言實
知方音運舌之不同乃正古音聲所以遷流之故於是
於古聲之不能通於今者往往輒能喻之不似他人但
爲一地之音而無由以喻是以每讀書研字乃覺聲無
不合之義義無不合之聲任取一字鮮不見其聲義相
關及求之古書都無不合初不至鑿空無據此予所以
領悟之故由於適然之值並非予之淺學反可發千古
之蒙也予亦近有著書籍以實陳證據俟書成後或可
質疑於當世爾是故凡讀書研字者不可不明制字之
綱苟能隨字逐明其綱則卽聲義了然於心旣爲此聲
必爲此義旣知此字右旁之聲義如此卽知彼字同於
此字之右旁其聲義亦必如此不過異於隨事隨物之
目之小別若是則凡所遇古人注釋訓詁之字卽可知
其所訓爲其字之初義爲繼起之義爲旁通之義甚至
有由初義引伸而遂爲遷轉以至於相反之義皆可洞
徹而無不明至於誤解之義亦卽可燭見而無所遁更
不至隨波逐流見有先儒訓釋異同輒貿貿然是非莫
辨以至兩存其說而無所宰制如是而後可以明經若
於一切事物適采文字以施諸用如是而亦可以適用
然則綱之所繫者大矣顧欲知一字之聲義又不徒求

之於本字字者孳乳而生凡制一字必先有一字爲其所起之鼻祖爲其制字之所以然如予曩以著正揚論而窮溯招標杓三字之源招字則起於刀之上指標字則起於火之上飛杓字則起於勹之曲出則刀火勹三字乃招標杓三字之鼻祖而上指上飛曲出乃三字從出之所以然是以召字票字勺字以及凡從召票勺之字其訓義無不究竟歸於爲末爲銳爲纖總不離乎上指上飛曲出之義而招標杓三字皆爲同聲是以同義且凡同一韻之字其義皆不甚相遠不必一讀而後爲同聲是故古人聞聲卽已知義所以然者人之生也凡一聲皆爲一情則卽是一義是以凡同聲之字皆爲一義試取每韻之字精而繹之無不然者若夫有等同聲之字至漢世而已不明然每見於歷代相承之訓詁古者多以聲爲訓往往有漢儒傳述之訓而亦自不知其訓之卽聲者則以其訓傳之自古聲已展轉而遷故雖述之者亦不喻所以謂漢聲已近今也葢至漢世隱然已用四聲於是古音多失而訓詁之起於聲者不明諸訓具存精研之而可喻正不僅釋名專取於同聲之訓爲人所易見矣夫必待精研而後喻者予所言正以漢聲之已異於古聲故同聲之訓雖漢儒亦多未喻若今

人仍以今音求之安得而喻其同聲則必破除四聲之見綜合古書曲折轉旋而後可以喻之非爲學之必事乎曲折轉旋也則以古今聲義之遷流不得不爾故曰精研而後喻也且予以字義爲起於右旁之聲而有等字聲則後人見之以爲非聲者並有原起之義遷流已久而後人見爲非義者此非曲折力求於古安能得之故卽說文中之聲後人已有見爲非聲說文中之義後人已多不知其義者何況流轉四聲其聲又出乎說文之外而同聲通義其義又爲說文之所未及者乎則亦必待精研而後喻也設非然者見聲而不知聲見義而不知義則或反有以右旁因聲起義之說爲未確者而不知其說之無可易也夫釋名一書以聲解聲似已近乎因聲起義之說然亦第能體其全字之聲究亦未明其所以然起於右旁制字之本始蓋其師承如是是仍得之於迹象也要之說文之聲義主於制字之後字迹之中而釋名之聲義乃主於制字之先字迹之外說文精求乎體義釋名切究乎聲音故其以聲相傳較說文爲別究之殊途亦實可以同歸蓋古人制字之源聲義本相銜而具備說文釋名各爲具體學者觀於釋名卽可見凡字義實由聲起其書雖未達而已畧具津涯矣

至於說文解義則自爲解義從聲則自爲從聲聲與義絶不相涉是義雖覈實而聲反蹈空竟莫明某字某義所以當爲某聲之故似若許氏之疎矣然以聲與義分言之自漢以來其足以正義而定聲者莫備於說文不有說文勢必至今日舉一字而不知其爲何聲不知其爲何義甚至不知其屬何偏旁無聲無義無偏旁則後之考古者將何自而率循即予今日已知右旁之聲即義要必循乎說文所列之偏旁聲義乃可進而求之然則許氏雖疎於明右旁相銜之聲義而明之者仍舍其書而無由問津是其書關楗古今實爲繼往開來之極則則子是說乃仍得之於說文仍得之於漢晉諸儒之訓釋也子至不敏是說不過讀書之偶會尙未知其是否信然然如許氏者乃吾私淑之高曾平生之鑽仰若非是說稍可自信安敢起而議之要之非議之也乃正所以翼贊而明經傳爾所冀後之學者鑒予說以進求諸字之全則可以讀書論古與後世之但取字畫之是正而不必問右旁之聲義者不同也

豐隆說

豐隆雷師非雲師也何以徵之一徵之於離騷也離騷之文自夕吾至乎縣圃句以下皆言往崑崙者也其曰鸞皇爲余先戒者卽山海經開明之鳳皇鸞鳥也故下云吾令鳳皇飛騰也其曰雷師告余以未具者卽穆天子傳升崑崙封豐隆之葬郭璞注爲雷師者也故下云吾令豐隆乘雲也離騷凡五言吾令若義和若鳳皇若帝閽若豐隆若鴆皆主於崑崙者也此予之所見於離騷者已別爲之注釋矣此離騷豐隆之爲雷師也一徵之於淮南子也天文訓云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其

雨季秋三月青女乃出以降霜雪言乃者始事之辭也季春而後乃出者明明爲雷故高誘注曰雷師也此淮南豐隆之爲雷師也夫豐隆二字始見於離騷其前之所謂雷師者卽後之所謂豐隆予以爲顯然也然其義則從來未解不過發之自予猶曰可據而不可據也今姑勿論至於離騷之外言豐隆者莫先於淮南且後之言豐隆者皆不過僅釋其名惟淮南季春將雨之辭顯然實明其用是最古者淮南至顯者亦淮南其說著則後儒非有確然駕乎其上者皆不得異說矣又穆天子傳其說雖經典不載要爲漢以前相傳之書郭璞雷師之注其言當出於古水經注引穆天子傳亦以豐隆爲雷公又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石氏云五車東南星名曰雷公西南星名曰豐隆雖分雷公豐隆爲二猶之參伐之星可統言亦可分言也又張衡思元賦云豐隆軒其震霆兮列缺曄其照夜雲師黮以交集兮凍雨沛其灑塗明明以雷電雲雨並陳而以豐隆爲震霆自是以後亦多以豐隆爲雷師義既合於淮南語又出之質實後之人無從指斥而謂其不然也其以豐隆爲雲師者則始於王逸楚辭注其辭但曰豐隆雲師而已並無從出之書如淮南之可取

證者然猶曰其體例固如是也乃予按之於楚辭之正文而義皆不合始竊疑之及反覆求之乃知逸因誤解九章之文以致創爲臆說也九章之辭云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羌迅高而難當其辭謂吾欲寄言於浮雲乃遇豐隆雷震之聲而不能將致也吾欲因歸鳥以致辭而鳥又迅疾高飛而不相當值也其曰遇者謂方欲與雲言而適遇雷非謂欲言而始遇雲也雷不必言聲言豐隆則聲在其中也乃逸不解其文義直誤認爲方遇浮雲而雲恝然不聽於是其間不合有雷因而由誤致拙卽不得如古人相承之

舊說以豐隆爲雷師矣卽不得不疑豐隆爲雲師矣疑之而愈不能解則從而强注之曰雲師徑逝不我聽也蓋彼泥於不聽者之在浮雲非是則不能注而迫於不得不誤也然其所以致誤者既錯解遇字又錯解將字也古未有訓將爲聽者而逸妄訓之夫既以將爲聽則以將字屬之於豐隆則豐隆之文義卽不得不爲雲師矣而不知將字屬於寄言者之人而非屬於受言者之雲也士相見禮注云將猶傳也聘禮記及公食大夫禮注云將猶致也此猶儀禮將命之將與下文歸鳥句之致辭一也謂欲寄言而不能傳致耳無所謂聽也乃逸

以不將爲不聽則語淪於聽受者之偏側自然不能謂雷師不受也故使逸而謂雲師不聞則是也不聞者無心者也傳之自人者也其間正合有雷師也謂雲師不聽則非也不聽者有心者也拒之在雲者也故其上無從著雷師也乃本文正合有雷師則非不著也逸視之則不著耳夫遇字中已與雲皆主而豐隆爲賓謂已與雲皆遇豐隆也而逸誤爲已主而雲賓將字中已主而雲賓謂言之不能將致於雲也而逸誤爲已賓而雲主以一句而誤解遇將兩字致使全辭盡反欲不注豐隆爲雲師得乎此逸注九章之誤之所由然也夫既强注九章之豐隆爲雲師則於騷經遠遊亦不得不注爲雲師以濟之矣其情迹顯然也若曰非然者何以解豐隆明明與古人悖乎夫與古人悖猶或謂相傳有兩說也乃如其說而顯然相悖於九章之本文反致並屈子而不成文義葢必解爲遇雷師而不能傳致然後乃成文義乃合訓詁屈子斷無不如是解者則是屈子原未嘗作雲師說也夫至注爲雲師而其本文乃明明非雲師既悖於本文又悖於古說若謂其說之猶別有所本吾不信也葢予實知其所本者明明因誤解豐隆不將之辭而卽據九章之本文爲之强注其意葢謂本文卽其

所本也其實九章並未嘗以豐隆爲雲師則是逸無所本矣則雲師明明爲逸之臆說矣至於離騷之豐隆亦當爲雷師也夫其豐隆乘雲之句與雷師告余以未具語本相應此義固逸所未解也然卽以本文之文義言之亦未有卽令雲師而乘雲者益雲師者人所指爲雲之神靈實卽雲也而乘則異物相隔之謂未有以雲乘雲者也故令雲師行雲則可也雲師乘雲則無此文義也且雲者本無所不在者也而騷義則令豐隆乘雲而往以求虙妃所在則必待由此而往彼者也雲無所不在又安用復乘雲而往乎若謂雲之所在非必卽雲師所在試卽以雷喻之試問雷之所在而得謂雷師不在乎惟其爲雷故令之乘雲而往也則豐隆必當爲雷師然後乃於古說而協於騷之文義也至乘雲之爲雷師其可證者穆天子傳郭璞注謂豐隆筮御雲遂爲雷師御雲卽騷乘雲之義也又江淹遂古篇云豐隆騎雲爲靈仙兮其騎雲亦卽騷之乘雲而乃云騎之爲靈仙則卽豐隆筮御雲之說矣蓋斷未有雲師騎雲而爲仙者也則皆不從王逸雲師之說者也而說者謂惟其離騷明明言豐隆乘雲故知雲師之說於義爲長若然則凡物之言乘者如鴻鵠乘風將謂鴻鵠卽風乎螣蛇乘

霧將謂螣蛇卽霧乎且如列子云竟不知風乘我乎我乘風乎可見乘者非卽所乘者也故惟其明明言乘雲是以益知其爲雷師而非雲師而王逸則因欲濟其九章之說故亦注之爲雲師也乃逸於九歌之雲中君則又以豐隆爲雲之說雜於注中矣夫雲中君者乃謂雲中之神非謂雲師也九歌始之以東皇太一謂天帝也次之以雲中君爲雲中之尊神蓋其意先託諸天而遂及於神也言雲中神猶言山鬼非有所專指之神也稱君與稱神一也如下之湘君謂湘水之神也其云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留卽不行之義也誰者行文之虛辭也並無庸如逸注游移牽涉於二女也東君東方之神也其云曥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者以東方爲日出之地故首言日以發端並非如逸注全歌皆指日也總之君卽神也然此歌謂雲中神又不能去中字而但言雲神若不如其解但見一雲字而卽以爲雲師卽混其辭曰雲神試問何以解中字乎豈能如逸注混歌內之雲中二字謂爲雲神所居而遂卽安乎逸之所謂雲神者明明卽雲師試問東皇太一之下何以不舉他神而獨及於雲師乎且其文云龍駕而帝服試問雲師而可以帝服乎夫逸之所以以爲雲師者因見其

辭中有與日月兮齊光一語耳故卽於此句下注云言雲神豐隆爵位尊崇乃與日月同光明也夫雲興而日月闇雲藏而日月明故言齊光也其注如此其言雲神豐隆則明明卽雲師也若如其興藏明闇之說以爲是卽所以齊光則是屈子竟如今人爲詠物詩言取貼切則此句竟爲賦得雲之雕琢詞頭矣烏知騷人之旨絕不然也且使雲而與日月齊光言其體可也言其用亦可也焉有取其爵位尊崇以爲齊光者且如逸說旣以同光爲因其爵位尊崇矣則尊崇卽其所以齊光之故矣乃下文又云雲興而闇雲藏而明故言齊光則是齊光有兩故矣試以質逸二者之中畢竟爲何故乎恐逸亦難以解也蓋其所以言爵位尊崇者正以見下文帝服之不合於雲師其心有所未安故特設爲此語以爲之媒合又改稱雲神豐隆而不稱雲師意謂改師爲神則可以啟其爵位尊崇之說而聊以稱乎帝服是其以爵位尊崇四字爲雲神媒帝服又以雲神二字爲帝服媒豐隆又以豐隆二字爲帝服媒雲師使雲神與雲師若同若異然後可以牽帝服之雲中君而爲豐隆而暗合乎雲師凡其所以作此注以爲媒者無非欲引雲中君卽爲雲師以實其各注豐隆爲雲之說而又以雲師

帝服於心未安不得不爲之文飾蓋逸亦明見前人以豐隆爲雷師然欲從之則無以成其意中豐隆不將之注故雖創爲雲師之說卒恐滋後人之議不得不巧藉雲中君之辭句以實其言也試觀逸九歌之注卽如其說亦但當徑言雲神爵位尊崇文義始順其中並不當有豐隆二字也乃逸則强加豐隆二字於句中義出本篇之外顯然爲無理之添設卽顯然藉豐隆以爲各注之媒合而欲藉雲中君之辭句以濟其各注之雲師也以爲豐隆旣龍駕帝服則其一切之訓爲雲師者正以其翱遊遠舉分明有像而非獨爲渺漠之浮雲夫如是則可以合乎騷經之注而使人不復致疑於以雲乘雲之未當也可以合乎九章之注而使雲可以徑逝而不聽人言也可以合乎遠遊之注而使雲不至盡屬虛空而實可往而先導也在逸之意自謂彌縫周密矣而不知旣曰豐隆則雖曰雲神而仍卽雲師也則不得假託於帝服之尊崇也則帝服而翱遊有像者卽仍非騷經九章遠遊之所謂豐隆而自爲雲中之神也是其注本欲爲之曲合而其釐然各別之義反卽出其注中也且逸所恃以此歌爲雲神者徒以日月齊光之句之可以附會耳而不知日月齊光之句不獨非爲雲師而設亦

並非爲雲中君而設乃屈子悄悅之辭也何以爲悄悅之辭乎曰屈子胸中之言有不可直言者則於九歌中若離若合以見之如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絶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予以不閒其語與湘君何涉也而屈子正以其語寄之於湘君一歌也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與少司命何涉也而屈子正以其語寄之於少司命一歌也非如今人之製一題必言其所以爲騷人之旨也若不如是則言取其貼切也此屈子不作九歌也九歌之作何嘗如逸所謂沅湘好祀歌詞鄙陋屈子因而作之者乎夫日月齊光者屈子胸中之語而若離若合以寄之於雲中君一歌者也並非爲雲中君也更非爲雲師也史記屈原列傳謂其志可與日月爭光卽用其此語耳所謂悲其志也若如逸說豈屈子爵位尊崇而其體貌乃與日月相輝映乎可爲之一噱也且九章之涉江亦云與日月兮齊光其辭與九歌無異豈亦爵位尊崇而有與藏明闇之說以爲貼切乎乃逸於彼處則居然又創爲畸異之說矣其於上文登崑崙兮食玉英句注之云猶言登明堂受爵位此注不知其何說也蓋逸因見彼日月齊光之句正與此九歌句同恐其注之太不相應也則又設爲爵位之說

而使之隱相聯屬以曲合於此注之爵位尊崇耳然而有是理乎試思豈有登崑崙食玉英而可解爲坐明堂受爵位者乎可謂異矣夫逸因誤解九章之豐隆不將不得不强注爲雲師雲師因不得不於騷經遠遊之豐隆亦注爲雲師又以其義之未安也則欲藉九歌之龍駕帝服之未安也則又以雲師帝服之又以雲師帝服翱遊遠舉等語以證之又恐雲神之易師爲神而設爲爵位崇高之語以混之又恐雲神之爵位之說以應之凡皆以冀實其雲師之說而藉以掩不足以章各注也則又强加豐隆二字以通之又恐日月齊光句與九歌辭同而解大異也則又於九章設爲

人之耳目所謂差以毫釐不得不謬以千里耳非子之文致其辭也觀其語在在支離而其意乃强歸於一轍則其逐次彌縫之迹象相合而顯然也然爵位之說在逸竊以爲隱合矣而其興藏明闇之說何以至九章而又遺之乎則是兩注仍不能同也注不同而兩處日月齊光之本句則字字皆同爲問興藏明闇之義爲屈子句中原有之義乎何以至九章而又無也爲本無之義乎何以至九歌而忽有也夫既或有或無則是屈子原無此義不過逸之任意而陳也而況爵位之說之施於九章者尤爲荒謬乎且劉向九歎亦云光明齊於日月

矣其語何以異於九歌乎何以逸彼處之注乃並闕位之說而亦無乎夫一語而三注不同則注不足信矣然則卽九歌日月齊光之義亦不如逸解矣然則其豐隆雲師之說可以休矣至九歌下文云橫四海兮焉窮逸又恃其辭以爲雲之橫行四海也而不知其猶此志也卽遠遊之義也讀者勿又視爲雲師耳凡此皆以明騷經豐隆乘雲之非雲師者也至於遠遊之豐隆則益當爲雷師也其辭云命天閽其開關兮排閶闔而望予召豐隆使先導兮問太微之所居其云天閽閶闔謂崑崙也何以見之見之於離騷也崑崙名曰天門一曰閶闔故離騷言往崑崙先之以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卽繼之曰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風而繫馬蓋當時以崑崙爲帝之下都故言天者多主於崑崙遠遊之命天閽開關排閶闔而望予卽騷經之命帝閽開關倚閶闔而望予一也此其所以爲崑崙也其云召豐隆先導者豐隆蹟著於崑崙也其上句曰排閶闔者雷奮有力故曰排也其下句曰問太微者雷鳴有聲故曰問也凡上下之辭義必如此而後成文也猶之下文風伯爲余先驅兮辟氛埃而淸涼惟其風伯故曰辟氛曰淸涼惟其雷師故曰排曰問也若雲則豈能排而問者乎

且雲無所不在焉有使之往而先導者乎乃逸亦注遠遊之豐隆爲雲師者固以濟其九章之注亦由於未解其辭也尤可異者此篇名曰遠遊乃虛空寄託之辭並不斥言楚國也卽逸序亦以爲託配仙人與俱遊戲周歷天地無所不到也此段云掩浮雲而上征命天閽其開關正言遊歷以上天也閽天閽也關天關也卽下句閭闔之緣起也乃逸注之曰告帝衞臣啟楚門也夫楚門而待啟乎此句之文義而可曰啟楚門乎啟楚門而何以告上帝之衞士乎逐節支離一無可解逸之謬說如此無怪其不能喻豐隆不將之文義以至臆解曰雲師也此可見騷經九章遠遊三注之以豐隆爲雲師者皆非也夫以豐隆爲雲師者不過始於王逸後此則漢書大人賦涉豐隆之滂濞注引應劭云豐隆雲師也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淮南子曰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雨劭說如此夫既引楚辭之豐隆乘雲而從王逸雲師之注則其下不引淮南猶可耳乃又引淮南謂豐隆三月乃出則明明雷師矣何以反以貫於雲師之下豈雲必季春而後乃出乎則劭之先矛盾也夫劭所注漢書原謂之集解乃又先自斷雲師以至於矛盾則是不安於集而反致不解也觀其注雲師之下而卽繼引

楚辭則其雲師之訓明明卽本於逸之騷注也則雖應劭而仍王逸也並非王逸之外又有注爲雲師之應劭一家也史記正義於大人賦此句則以應劭之說爲張云張者張揖也其豐隆作豐崇亦以爲雲師而其下不引楚辭則專引淮南而顯悖於淮南豈不竟以雲師爲季春乃出乎其矛盾視劭尤甚蓋又節取於劭而加歧謬者也然此並非張揖之辭也按此條漢書注明明以爲應劭豈有揖注此文卽以劭說爲已說者且使揖卽有此說正義何以不引前之應劭而反引後之張揖況揖學精審諒不至是吾觀正義一書舛謬至多此條首

言豐崇雲師蓋本於揖之廣雅而故以隆爲崇若其字揖果作崇廣雅何以作隆乎至所引淮南則其自節應劭之辭以爲已說其矛盾不在張揖而在張守節也惟以雲師爲豐隆明明見於廣雅則揖之本於王逸而誤者耳歷觀雲師之訓不過始變易於王逸而其所以變易者乃由於不解九章文義之故其後應劭張揖不過仍本於逸蓋逸之前無此說也然則三人雖以豐隆爲雲師而無一可安之義則謂古來諸家並未有以豐隆爲雲師者可也乃李善思元賦注則云諸家之說豐隆皆曰雲師此賦別言雲師明豐隆爲雷也善注如此觀

其說竟似善以前諸家皆以豐隆爲雲師而反以思元賦豐隆屬雷爲異聞者豈善並淮南子而亦未解乎未見高誘注乎未見穆天子傳之郭璞注乎卽璞南郊賦亦云飛廉鼓舞於八維豐隆擊節於九冥擊節者非雷而何又陸機樂府云邈矣垂天景壯哉奮地雷豐隆豈久響華光但西隤又陸雲愁霖賦劾豐隆於岳陽兮執赤松於神館命雲師以藏用兮紲乘龍於河漢陸雲擬騷而爲九愍斷無不見王逸之注者乃亦分豐隆雲師爲二與思元賦正同則其不從王逸雲師之注而以豐隆爲雷可知又如庾信五張寺經藏碑豐隆曉震列缺晨奔凡此諸家皆明明以豐隆爲雷師豈善皆未之見乎而猥云諸家皆曰雲師乎夫善或以諸家雷師之說爲非猶可也乃觀其說直以爲思元賦之外並無一人以爲雷師者是何言也豈知以爲雲師者反不過出於王逸之臆說而本其說者乃無不自爲矛盾又安能信今而傳後乎則雲師之說可廢也乃予所見明時槧宋本逸注楚辭於離騷豐隆乘雲二句則兩注爲雷師而九章遠遊則皆注曰雲師若果出於古本而爲逸之原注則又自爲矛盾也又王氏廣雅疏證引離騷王注云豐隆雲師一曰雷師然以宋明以來各本離騷核之未

必王逸實有此相連之注葢王氏亦因見其兩本或作雲師或作雷師遂爲之連綴成文耳又疏證引相如大人賦貫列缺之倒景涉豐隆之滂濞及揚雄河東賦鬱蕭條其幽藹滃汎沛以豐隆謂皆以豐隆爲雲師之證在王氏疏廣雅而欲伸其雲師之說語固應爾然大人賦以豐隆對列缺正是以雷配電雷師何礙於滂濞也至河東賦之豐隆與蕭條幽藹汎沛對文乃虛辭而非實象也師古所謂皆雲雨之貌是也則皆不足爲雲師之證也且豐隆之爲雷師其斷斷無疑者不獨淮南季春乃出之文最爲明顯即詩雲漢蘊隆蟲蟲毛傳云隆隆而雷鄭箋以爲雷聲疏謂隆隆是雷聲不絕之狀則即一隆字而已爲雷矣詩言蘊隆即蘊雷也不然詩但一隆字耳絕無雷之迹象也毛鄭何以皆釋爲雷乎又說文云隆豐大也則豐即隆字之義故加以豐字而益著即雄之太元賦亦云雷隆隆而轍息則其爲雷師無疑也非雲師也

黃墩說

承吉撰先大夫墓誌首敘先世晉新安太守積公卒官葬郡之姚家墩後以蕃衍遂稱黃墩誌成隨校刊族祖白山公遺書書其後數千餘言有族人見之者遽曰吾家黃墩垂著千載明時忽爲程侍郎敏政攘作篁墩昔白山公有辯今且未見子曷繼爲辯之承吉應之曰唯唯是固不可不辯然實有無庸辯者且侍郎推尊吾祖甚至吾譜中歷歷載述古風直道於侍郎猶見之則又何可與之深辯今就子問子惟說之而已語雖綦盡然並非與侍郎角競也其無庸辯者若何曰以墩之居處

而言前乎吾祖者則姚氏居之相傳自古其可考者今
徽州府志猶引嘉靖志云晉太守黃積墓在歙西姚氏
墩是也後乎吾祖者則程氏亦居之太平寰宇記云程
靈洗宅在黃墩湖東二里太平廣記引歙州圖經云黃
墩湖近村有程靈詵者是也墩處人人可居卽人人可
共一地名耳其始也不必黃其繼也亦不必不黃然而
既已黃矣則人事適然成之地理因遂翕然傳之故自
程侍郎以前之書若太平廣記太平御覽所引歙州圖
經及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事文類聚羅願新安志
朱子文集但凡舉及此墩者無不皆稱黃墩而侍郎以
前之書之舉此墩者已盡於此矣無作篁字者也卽侍
郎之妻父李賢奉詔撰明一統志亦作黃墩無異且太
平興國時所引圖經按之當是隋唐志所載隋郎蔚之
圖經集記猶遠出黃巢二百餘載之前卽不然亦唐人
所作此衆見之古書原本來之實事諸書彰明較著迄
今具在是不啻古人已先為辯之此其無庸辯者一也
吾族於雍正初修譜譜中有辯之者今試撮舉其辭云
黃墩之易姚為黃者從其盛耳乃明程敏政學士謂其
墩產竹故名為篁後值黃巢之亂程氏以巢遇黃不殺
遂改篁為黃以蘄免禍後世襲而不改以致此墩汚於

僭竊之姓者數百年爰書篁墩二字懸於楣間而因以爲號按學士爲篁墩書舍記自敘其先本自黃墩而考家譜及郡志莫知墩之所由名後得一說云云是謂其篁墩之說非出自譜中也及後爲篁墩錄序則又謂得之舊譜無乃自相矛盾且所據僅一家譜不知何人見之又其書忠壯公贈誥後云宋誥五皆稱黃端蓋以光宗諱惇故當時以端易之夫墩且變而爲端而黃固自若也且羅鄂州新安志一書考據精確其中稱黃墩者不一其處如果黃爲篁之假用鄂州身爲歙人其志書專考歙事墩乃歙之公地豈其不能覈訂以復舊名而必待之學士況學士爲五城古林譜序亦稱黃墩中市皆因黃之名而不辯則其易黃爲篁而因以爲號者亦文人之游戲三昧耳然墩以忠孝之裔得名乃謂其汚於僭竊之姓是不容於無辯我潭渡白山先生昔著有篁墩辯甚明原無俟乎更贅近因見新修歙縣志及程朱闕里彙增諸書雖未盡沒黃墩之名然其中易篁者屢矣是又白山公所不及見爰識之以告吾宗之篤志宗祊者譜中之辭如此承吉按歙語墩與端一讀非如他方有兩讀之異是以用爲通代書此俾覽者喻之惟程官至侍郎而譜稱學士後又引徽州府志載篁墩一

名黃墩明學士程敏政作記辯黃爲篁云云是郡志亦稱爲學士按明代學士雖進秩仍爲兼官當侍郎爲太常卿時正兼學士見於明史本傳又其作吾祖芮公碑文後亦題太常寺卿翰林侍讀學士葢其後爲侍郎時仍兼學士歟即觀李賢當撰一統志時以尚書猶兼學士可見矣要之譜中所舉侍郎自作之文中多鋪陳則即不啻轉爲吾黃辯之此其無庸辯者二也又按唐書黃巢傳云軍中謠曰逢儒則肉師必覆巢入閩民紿稱儒者皆釋入福州焚室廬殺人如藝過崇文館校書郎黃璞家令曰此儒者滅炬弗焚夫璞正是黃姓之人而其見免不焚之故乃實以其儒也而並非以其黃此又明明可見遇巢者並非黃所得免不啻唐書特設此語專爲遇黃不殺一條顯證其言之不實尙何待乎更辯此其無庸辯者三也至譜中以其謂汚於僭竊之姓爲吾族之詬病則又似所見之較左何也吾積公葬黃墩子尋公廬墓厥後子孫分散六邑及他郡縣延豐各省星分棊布莫可紀極至今每歲仲春本郡支庶會祭者十六派雍容禮樂有目共睹此其必不能磨滅者也今即如侍郎之言則其墩素爲黃程之所共居一旦巢至禍連而乃遇黃不殺如果實然則黃氏固無恙也乃

其先祖遽卽改篁爲黃而程禍遂免則是程正賴黃以庇其身改黃彼所自爲非黃氏汚之也改黃程之所爲黃氏並無所謂汚也侍郎不黃之德乃反云汚於僭竊之姓斯言也若覆按之恐彼先無以自解得無未之思而言之過歟且卽如其所云當時倉猝間易篁爲黃以蘄免禍者其口宣之乎抑竿揭之乎然無論竿與口人皆可以效託若巢果實知其黃也則何庸改揭若不知也何以此地遂見信於巢而獲免在無以解之又安用黃氏詬病而辯之此其無庸辯者四也然此一條乃不過姑爲是說蓋本無此事卽亦安有此情吾又豈能以此誣程氏乎凡此以上考古證今準情酌理固已至明極晰至其尤顯然無可易者謹按

欽定四庫全書別集類所載篁墩集提要云其集名篁墩者新安有黃墩爲晉新安太守黃積所居子孫世宅於此故以黃爲名自羅願新安志朱子文集所載皆同敏政乃稱黃本篁字因黃巢而改遂稱曰篁墩爲之作記且以自號其說杜撰無稽然名從主人實爲古義今亦仍其舊稱焉恭讀此條仰見

宸衷鑒別無微不至一秉大公所以教數典之無忘示無徵之不信其末語則並謂卽其以篁墩名集亦屬未

安自有此辭垂著則雖自侍郎以後巧藉文人之筆攀及顯赫聲華以强實黃墩爲篁者舉烟雲回返矣日月經天更何待草野一家之私燭蓋必恪遵乎是而後知其實無庸辯者也若是者可以共喻矣獨異侍郎當日其品誼可信爲端人其才地尤一時碩學足爲吾鄉之光何以一生必沾沾於此等事而爲之不置易黃罷鄭訖歸無益反致累已之名試思墩卽以篁著亦於吾祖奚傷卽以黃名又於忠壯何損夫尼山殯母無妨五父之衢伊尹躬耕不礙有莘之野曾是祖居也而必不可於他人之氏乎要之墩公地也本非黃之所得而私篁公字也亦非程之所得而獨惟既已黃矣傳之千載載之諸書何從而易之且雖篁猶是黃也彼固未嘗易黃爲程亦安得謂之爲攘今子言之吾得平情以說之曰程公此舉乃特其可以不必者耳至云侍郎推尊吾祖又何可與之深辯者吾譜祠祀門載一則云明一統志類次古來人物以朝代爲先後徽郡列芮公第四成化時提學御史陳公選行文各屬建企德堂於學宮之旁祀鄉之賢士大夫將以垂範邦人師表後進於時序列鄉賢名位先後衆議不一獨太史程先生敏政以爲堂名企德孝孰先焉況公之誠孝感格天地褒詔當時宜

在斯堂允居第一位遂定譜所載之一則如此後又列
白山公識語云右見少參公譜注余閱篁墩集有潭渡
過黃孝子家七言一律深用仰止宜公於鄉賢位次持
論卓卓也然孝先百行豈公一時私言聞長老云不知
何時竟爲吳少微子孫以時代先後詮於當事者遂位
次第二此本不足爲榮辱第當時吾族遂無有以先達
卓識列位成規昌言以爭者云云可見侍郎之推尊吾
祖者甚至不獨此也侍郎作唐孝子黃府君祠堂碑內
云使唐之季在位者知孝則事君必忠涖官必敬伍文
無所售其邪牛李無所成其比宦寺藩鎮無所騁其惡
順德舉而犯上作亂之事泯矣惜乎其以孝稱若府君
者多出於遠外隴畝之間其盛至於感鬼神格草木化
强暴上之人亦未始不作興之而終無補於治也嗚呼
所言至此其視吾祖之重何如耶先是侍郎已爲吾家
撰正祺公行狀等文由承吉上溯十世祖爲正視公長
兄正祺季弟正祥祥子華時方由進士任職方以同鄉
而皆爲商文毅所重故家乘多侍郎之文文中亦述及
之侍郎於華公誼甚篤其表彰吾祖也辭甚摯且恭芝
蘭桑梓之契合乃當日之勤勤懇懇者若後世子孫置
前誼而必欲與叫囂相向其可乎故予之所謂無庸辯

者乃正開誠布實並非以言之盡致而反故作不致之深文其曰何可與深辯者則又原始要終豈得以執此一端而遂忘其他端之直道紛情規過兩不相妨夫如是然後心安而理得卽吾譜中之但以侍郎爲游戲三昧者蓋猶此志也卽白山公旣辯黃墩乃又稱侍郎爲先達卓識者亦猶此志也是則承吉之所以說黃墩者也若夫企德堂之序次後以時代列吳於前非有軒輊之見以承吉觀之正惟如是乃息論爭以齒讓人彌形順德其亦何庸執一而與人較長絜短也歟

夢陔堂文集卷三

江都黃承吉著

答焦里堂書

得足下書忭躍無似僕作序時欲申論古今詩之源流得失以序體不當如是思以片語隱括其義融會數四甫得要言方謂旨遠詞微知者蓋寡不謂足下之一見而破其的也嘗試以外之義論之河梁孤竹製異風騷招隱遊仙詞非漢魏畛塿旣判踰越斯形然而疆域未終則其棲託有地文藻聲律之變非數易無以窮之故必至唐而詩之界始盡雖麟而下開寶以上遞外而恒

內焉譬之堂序窔奧互有不同而蔽之以垣墉閑之以棖闑跬步所加自無不合過此皆外焉者矣或曰宋之不能爲唐猶唐之不能爲兩漢六代時使之然也然吾謂惟唐以前可以論世次升降唐以後則不可今有求食者於此不得膰臃必思稻粱不得稻粱必思麤糲至於麤糲而食之界以盡斷未有求至於金革竹箭以爲不得不然者也惟詩之道豈不然哉且試就外之義而極論之大凡爲詩者情不檢謂之外詞不擇謂之外骨不固謂之外采不張謂之外音不適謂之外體不稱謂之外不當有而有謂之外不當無而無謂之外詞掩乎情謂之外音違乎體謂之外內心一佚衆釁潛通疾疢之緣數難更僕若夫顓蒙之倫妄襲古貌浮慕之輩但識今情不知草木鳥獸之名而自矜高妙絶無酬酢吐納之具而自詡淹通斯又外中之外不可以詩論者也昔者嚴羽能言詩而所作不逮僕之詣力自謂同之乃數承嘉與以爲可傳於後用是編輯來書復屬以自注云云益見相賞之深相望之切夫豐城之劒以氣而伸荆山之璆因璞而屈非貢不達誠如緒言卽如僕登金山詩嘗有以鼓字爲疑者而不知其出於爾雅翼觀浴馬詩有以洛字爲疑者而不知其出

於尙書中候要之吾輩伸紙執筆將欲就質當世貽之將來安肯妄隸隻字特不至糅騁庞涉如吾子所云詞明而意反索者則得之矣鄙集且復刻竣卽箋注不及兼無餘資足下所期始俟異日臨穎感劇不盡欲言承吉白

與趙虎文書

虎文二兄足下弟與足下交垂八年猥以學問之事相飽已深足下多置之甚可惜也偶復論及輒忽有志終不盡言以聞於足下則友道之失抱恧無窮蓋人而知學問則不以科名重然其理不相悖也以是而獲之庶幾無負今以學問盡屬時文舉學人大儒之所爲若皆爲是設奚惑乎實學之不多覩耶尋足下數年來舍學問而攻時文當圖功名坐可弋獲詎知日積一日又復幾時還逾十年復念茲日乃眞傷悲耳誠使曩日者優焉爲游焉反而求焉則目前之所得當復何如亦良易悟

也如以科名必舍學問攻時文然後可則是鄉會兩試與其選者必皆超邁時輩流譽衆口脫有窶絶之士當如青萍莫邪無不應機立斷乃今觀之又不其然每見俗學之徒遭遇擯斥則以功候未至仍踵益奮百折不回迨髮種心灰方歎老不如人悔已莫贖伊誰之愆實自貽矣予幼足下三歲而足下曾未三十非同暮齡尚其捐棄恒故堅意儒術速則數期遲戾十載可粗有所就奚移易於世俗之爲乎且夫盛業莫劭本實先撥揆厥時藝豈能折衷幸惟足下再省三省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我如懼不識路李濱石鍾保岐學問皆通曷不就而詢旃承吉白

寄家兄書

在岑終日不暇一切所行所以未及縷述今來信中屬弟將近日聽獄之事略寄一二則請以前月甫結一事陳之岑邑有乙爲甲傭耕而甲田宅在蔽僻山埔四無居鄰越埔數里而後有人焉乙之家距甲埔且三十里每還家率次日返傭所然當耕時亦不數歸一日乙妻某氏率二子來控稱其夫兩月未歸命子往視不見詢之甲甲云於十日前還家迄今未返子驚異還白母母率二子復詣甲詢甲堅稱如前母子隨四向覓無踪跡昨始近甲埔訪得乃某日乙與甲爭鬬爲甲所斃埔外

人有在下風聞鬬聲者又訪得甲乘夜瘞屍近埔惟未確知何地求作主其狀如此訊之情辭迫切涕泣不輟隨遣役呼甲將嚴鞫之及甲至則云乙實於某日還家十餘日不返正在驚訝恐其病惟未得暇往探曷嘗有爭鬬之事察之乃似無飾容反覆究問無他言無從謂其非如常竇之然氏母子日以申冤趣窮治又疊訊甲及氏母子甲供皆如前無他言弋之以他辭亦隨問輒答無沮色竟無從非之而甲家耕者又皆其妻子女婦無他傭可傳證於是遂置甲不問而轉訊氏母子方氏之甫訴也弟卽聞人言甲實以鬬故斃乙而辭色不能

屈甲及反覆訊而辭色究不能屈甲甲無從屈故不得不訊氏母子然署中幕客及胥隸僮僕輩莫不頷弟偏見弟故知之然是時不刑甲則更無可問若刑之則一庭之中甲對弟弟對甲兩相礮切一無旁貸豈能因浮語輒施責於辭氣不屈之人爰問氏母子近日更何聞見則曰距甲埔三里許有小市鋪鋪人云乙於某日來鋪市物遂還甲埔後未見復出又云此市鋪乃乙還家必由之地乙旣還甲埔未出則其未歸可證且其時日又在甲所云乙還家時日之前弟時欲傳詢鋪戶而其地距縣六七十里脫氏言不實鋪累無已卽傳至而所

供如氏亦不足爲實證且安知非與氏扶同者遂置之
仍訊氏母子又數次或氏來或二子迭來乃皆言近訪
得甲瘞屍於近埔某界行路人多嗅得穢氣故傳言知
之而又言是夜瘞屍實有人窺見惟不肯作證且言瘞
狀鑿鑿弟詢以何人則長子曰係傳言不知何人母與
次子皆曰某名姓越日又訊之則其母子所言之月日
名姓瘞狀稍不符弟以無心遇之繼訊之則愈又不符
於是得間而嚴訊氏母子矣當斯時也闔邑皆喧言甲
實斃乙弟遣親信至近埔訪之則返言瘞屍之所旁有
一塘平時取塘水治食者數十家至此皆以瘞故不飲
塘水又令訪氏母子則在家治喪事或旦夕痛哭其子
輒負鋤往來數十里向相傳之瘞所掘地尋父屍路人
皆見其垂涕如是者多日弟聞後呼甲訊之語如前實
不能屈乃又置之而訊氏母子語又或不符於是不恤
人言而嚴訊之至用刑每訊輒加重邑人莫不譁然傳
至郡城太守急遣人規弟動以利害而弟不能顧何也
既訊氏母子逐益得間若不嚴訊得實則不得不轉刑
訊甲甲狀實無辜豈能違心屈之且使即刑訊甲終不
得實則必成甲與氏母子兩冤狀乙命又無着將成眞
獄若不刑訊甲又不究氏母子則氏母子方以甲爲已

獲正犯卽不得任弟縱釋其勢將無已弟惟訟庭之辭色耳目是視而人言非所問訊至十餘次氏母子見弟執定見不少變易語態漸撓弱復加刑訊之乃吐實則乙匿於東省羅定州以誣甲而圖詐其財也於是遣役至羅定果獲乙歸當堂驗之乃釋甲甲罹此禍數月而曾未有一疾辭厲色及之者所恃者理耳於是郡邑浮言皆息而飲塘水者如故民之情僞其不可測度也如此後聞得甲家頗殷裕凡以上一切喧揚妝點情狀安知非胥隸輩與民合幻而陷之者則甚矣聽獄之難也此案於前月甫結且岑邑匿人誣賊者甚多弟初下車有李某曾在前任具控劫盜入室掠其財物擄其幼女及弟至李逐日到縣催緝狀甚急遽弟亦以觀其辭色良久至刑訊之又良久乃吐實得其所匿女於嘉應州蓋前任多以避緝議故有報盜者輒啖以金而弭之於是誣報者成風而俗日壞至有指良爲盜旣圖陷官而又嚙其私仇者弟惟理之是視民風之是飭雖刑及事主屍屬遑恤被議乃彼本非事主屍屬又何被議之有乎自弟蒞岑後此風浸息然邑中確實厭斃劫掠之事不可勝計所治獄至晝夜寢食於命盜案之中無虛日今年元日輟聽事方午弟謂幕友曰今此一日當可休

息至暮乎語未畢忽聞廳事喧鬧聲則兩人以毆重驗傷驗未畢則又有重大情事命盜合報者乃除夕盜入室刼事主之錢而斃之眞獄之多如此此又與甲乙李某之僞狀非可一概論者惟在察而辨之耳弟非輕率用刑以事至不得不治若不治則事愈多風俗愈壞既膺此任豈能但防已患不顧地方正以惴惴惟恐寬人是以如此祈兄有以訓之至來信云傳聞弟初蒞任審一吳姓命案甚神異其事卻奇然非弟之能神異也有吳某者毆斃其妻赴訊堅不肯認反指誣爲某所斃有起釁之由有臨毆之狀有强證之人弟審得實是誣寃實是吳斃吳雖辭窮理屈而終怙不服一夕訊至四更堅持不語者良久弟思夫婦相鬬之誼究非路人可比或可以情狀動之因故急遽趨階庭若有所見狀僕隸皆驚覷尋寃弟就觀吳神色亦微有所動及訊之而不服如故其時燭已殘鷄鳴遠度境甚寥戚乃階前忽竟有鬼嘯距吳不二三尺嘆嘖四五聲衆皆縮栗吳乃驚愕側目顧盼數四弟反不之問而吳遂自陳請服此弟初蒞岑時之事迫今居此地既久乃歎吳固馴民後歷歷所治之獄其情狀之悍然不顧卽使可動勝吳十倍而絶不一動者多矣甚矣其難治也謹就兄所詢者

寄答至於甲乙某姓之名則不必暴之於數千里之外矣

與焦里堂書

前接來札教以務實學黜浮名爲上展誦數四心甚感焉夫當千里之外念及朋友而不忘箴規之義庶有合於古人三益之旨也足下究心推步之學數年以來自多解悟得暇乞以心得者見示一二以發矇瞶何如足下見寄近作數首自云詩境甚難詩思甚苦誠然誠然此陸士衡所謂渺衆慮以爲言者固非深於盛唐者不知矣僕以爲言詩者固當溯源風騷浸淫漢魏下逮六朝三唐諸家靡不細心參究俾了然洞悉其所以盛衰之故而追逐企及之然後可以爲詩而或者反以是爲

老生常談聞此之言則曰以高深文其淺陋耳此詩學之所以壞也有宋諸家蘇黃稱首黃則過作艱深蘇則徒爲博肆自謂足以似風騷凌漢魏矣而其致力愈深去古愈遠其得意處皆古人之所不肯道者此意今之人豈復有知之者哉今人言必宗經而其於詩則皆昧乎尚書志言聲永之旨魯論興觀羣怨之文曾不是求而竊竊焉以博引爲能事以創論爲妙構質之古人當必啞然而失笑矣夫作關雎者何嘗有意於典切詠葛覃者何嘗有心於立異哉五言之興倡於蘇李觀文選數詩實足爲漢魏之先導蘇詩有云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李善注之以爲江漢流不息浮雲去靡依以喻良友各在一方播遷而無所託可謂得詩人之本意矣乃東坡謂其在長安作不應言俯觀江漢以爲後人僞託而洪景盧更附會其說云漢法觸諱者死李陵詩言獨有盈觴酒盈字觸惠帝諱其僞無疑僕嘗徧檢漢代著作觸諱者不一而足而韋孟諷諫詩至云實絶我邦我邦既絶若以此致死則其罪不更大於李陵十倍哉何以後之人更無有疑其僞者也蓋詩至宋而古詩人之義既失區區於一字一句之間絮短較長遂援此以定其眞僞此耳食之論非僕之所敢知也且其詩果屬

後人僞作彼豈不知長安之與江漢相懸而故致此誤以滋後人之疑耶吾知其斷不出於此也今日大江南北之詩爲某某兩君緇染殆盡若兩君者所謂海畔逐臭之夫倘入深林而遇芝蘭彼反掩鼻而過耳僕願世之言詩者深咏乎余之言而淺學者亦無以是藉口也庶足以繼風雅而追正始乎學臺暨諸同人祈爲問安未另具札春分前一日

與許春卿書

春卿足下往者僕罕見子見之焉則愛而念之矣非久相知曷愛而念之聞諸濱石之言也濱石之言曰春卿見子慕其文而重其學殆將有所倣之云爾君子之爲學也不求異無苟同人能同之則非其學矣其取友也甯得一無累百人可以百則非其友矣然則無同乎曰生乎吾前者有人並乎吾世者有人信而事之汲汲而友之聚衆人於一室而謀焉雖累千百猶憾其少也然則何道而致之曰明乎重輕審乎賢不肖而已矣其違之亦惟夫人之自處也吾子其裁之

與梅蘊生書

既爲君作祀曹徐諸公記成三鼓入丙偶披舊本六臣文選信手得七發見五臣本之與李善異者一一覽之不禁爲之嗢噱乃益歎曹李諸君之爲功於文選者不淺也夫五色備謂之文於文辭言之則色澤也色澤稱而後植文之體貌也聲成文謂之音則韻響也韻響合而後適文之氣致也顧盲者見色而不知聾者聽聲而不聞何哉僕嘗謂實語猶歌曲以被樂器者也虛字猶樂器以和歌曲者也二者進退相資一字之差則謬以千里猥以後世凡近庸疎之識自信而規畫古人何異

厠巴人而調白雪乎試以此篇論之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五臣無而字音致俱失四字和平五臣字作方音貌俱失紛屯澹淡五臣屯作沌音貌俱失然未至於是也五臣無於字音致俱失衣裳則雜遝曼煖五臣無裳字音貌俱失恣支體之安者五臣下有也字音致俱失洞房清宮五臣宮作風音貌俱失所從來者至深遠五臣下有矣字音致俱失浩唐之心五臣唐作盪音貌俱失可無藥石針刺灸療而已五臣下有哉字音致俱失根扶疏以分離五臣疏作疎貌致俱失滿流遡波五臣遡作素貌致俱失使琴摯斫斬以爲琴五臣琴摯作班爾音貌俱失使師堂操暢五臣暢作張音貌俱失柱喙而不能前五臣柱作拄貌致俱失太子能疆起聽之乎嘗之乎二句五臣起下皆有而字音致俱失穱麥服處五臣作處服音致俱失於是伯樂相其前五臣下有後字音致俱失秦缺樓季爲之右五臣季作秀音致俱失此亦天下之至駿也五臣無之字音致俱失乃下置酒於虞懷之宮五臣虞作娛音致俱失苗松豫章五臣苗松作松柏音致俱失梧桐并閭五臣閭作櫚貌致俱失使先施徵舒五臣先作西貌致俱失目宛心與五臣宛作窈音

貌俱失此亦天下之靡麗皓侈廣大之樂也五臣麗下有而音致俱失太子能疆起游乎五臣起下有而游下有之音致俱失掩青蘋游清風五臣游作溯音貌俱失太子能疆起游乎五臣游下有之音致俱失煙雲闇莫五臣莫作漠貌致俱失白刃磴磴五臣磴作皚貌致俱失湧觸並起五臣觸作觴音貌致俱失此眞太子之所喜也五臣喜作嘉音貌致俱失能疆起而游乎五臣無而有之音致俱失直恐爲諸大夫累耳五臣累上有之音致俱失然而有起色矣五臣無而音致俱失則邮然足以駭矣五臣無以字音致俱失俶兮儻兮五臣俶作倜貌致俱失慌曠曠兮五臣慌作超音貌致俱失忽繆往而不來五臣往下有乎音致俱失於是澡概胸中五臣概作溉貌致俱失揄弃恬怠五臣揄作投音致俱失洪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五臣無洪音貌致俱失椐椐疆疆五臣椐作据貌致俱失沓雜似戎行五臣作雜沓貌致俱失有似勇壯之卒五臣作壯勇音貌致俱失披揚流灑五臣作揚披音致俱失太子能疆起觀之乎五臣能上有既字不可解滊乎若一聽聖人辯士之言五臣無若字音致俱失此七發中五臣之與善異者凡所次列皆其必不可安就舉一篇其餘都例然此猶特就

文而論也若以義言之琴摯卽太師摯以其工琴謂之琴摯善注了然不必摯定能手自造琴而後可云斫斲也若班爾雖曰巧匠並非琴工用之何謂操暢者暢乃琴曲之名善引琴道堯暢達云云正以釋名暢之義故風俗通亦云其道行和樂而作者命其曲曰暢暢者言其道之美暢義亦了然乃易爲操張何也伯樂相其前者如曲禮僕執策立於馬前及周禮齊右道右之前齊車前馬其在前者以防馬之奔逸初無後義淺人加以後字蓋以合下文右字爲一韻不知右字古韻自與下文止起爲一韻而御自與上路字爲韻卽有後字亦當入路御之韻而此句實不必韻也然如此條今外間所刊李善本亦有後字蓋因五臣本而竄入者則舊本之可貴也樓季之名明見於韓子及淮南注則秀字或傳寫之誤而居然易秀以注之何也虞與娛字雖通然漢時其字多作虞既爲宮名豈應兩寫則易爲娛者非也涌觸善雖未注然固謂其誠決貞信之意涌觸于中耳乃易以涌觴而注爲滿於器試問何物滿於器乎其餘如唐約杜閎先磴概椐等字尤可藉考聲音訓詁相通之誼不有善本何從彰其美乎因思延濟等當開元初距善未遠安得異本傳譌若是隨取藝文類聚節錄之

七發校之就其所載已與二本互爲同異如伯樂相其前句下已有後字操暢已作操張虞懷已作娛懷證以善注其誤顯然意必當時俗儒饗香爲朽從而改竄至五臣而所易更甚其昧夫黑白則淺之淺者也其亂夫雅鄭則妄之妄者也今幸善本猶存若僅此謬帙流傳則千載之下必致枚乘減色蕭統慚衡矣豈不寃哉至所作注文率多舛陋而彼猶譏善陷於末學巋然舊文惑之甚矣僕恐淺學者猶執是編而鐘鼓饗之也故不憚就檠瑣擿以貽吾子綴於記文之後俾函丈諸生益知曹李諸君之爲功於文選不淺也抑有異者近見坊刊文選於此篇游獵一則自客見太子有悅色也至然而有喜色矣刪去幾二百字其書襲毛氏汲古閣字樣然實與毛本大異今鄉塾盛行皆此本誤人甚矣誣古人甚矣並乞爲諸生告之又予贈韋酉山詩有空推此魏應之句客有據此本改爲北魏者以爲毛本如是然予觀毛本實作此魏不誤也

與梅廬生書

日者語足下乞以爲稚子發蒙君無辭矣昔人有言人之度量相越何其遠哉教學相長可以爲人師也今人妄自菲薄謂夫子之迂不必如顏子之好學非季長之才而放浪浮於女樂亦模亦範而不稱攻琢聞驪駒之歌則以爲見機而作何其繆歟揆厥所由固不愼也古之云師者曷必於弟子哉工師以正繩墨焉舟師以利涉焉丹青之師色肖而不渝易焉不既其道不可稱師蓋師之號麗乎已者矣非以教學而名之也教學而師者其繩墨邪利涉而不渝色邪夫弟子之不爲材者衆

矣樸之弗貞流之弗宏毫素之弗瑩吾無以爲的也藍
也而黝應之水也而爛踐之青云乎哉冰云乎哉此墨
翟所以興嗟而呂氏之致意於同體也故古有甘屈身
而不屈道拒千百人而非拒講古窮文辭吾子其師之
歟彼固不爲師者矣則吾子之可以爲師而稚子當委
質北面者也夫勝霸傳經患難以之游楊聞道艱難濟
之蓋幸師也況於優游之地萌蘖之初乎易曰童蒙始
基之矣吾年蹉遲暮小子數齡後來之事吾不及見也
而豫之於目前不亦傷乎禁於未發審之於方來尚愼
旃哉異日爲君子爲達儒吾不敢期焉而不得不以冀
也將恐少縱則反是焉不可居也古者學本一貫後世
言理義而載籍極博則疎矣習聞識而潤色鴻業則絀
矣紬之而檃括組之而津梁而敦行君子或有缺焉三
者憙吾子之胥懋也傳曰雖不能至心嚮往之易曰思
過半矣此不能爲吾子加損分量者也吾子歉歉焉將
師吾所不敢當久矣月之朏日塾傳司中壽童子鼓篋
之期吾子於是日爲稚子師也

致蘊生札

曩與足下爲湖上之約並乞問樵上人同往浮談虛空忽忽幾月矣前月僕偶與家人言及小兒聞之勃勃欲往語郤之軒渠作態至不得不憐而應之予以偕問樵慮其怯僧狀也問之曰汝懼和尚乎曰不懼也家人戲之曰和尚博衣髮光光可懼也曰去年母沒僧多來我若何者予曰汝懼則當不與和尚偕也曰設吾不懼若何予曰不懼則偕和尚也曰然則吾不懼也和尚者誰也予曰問樵也曰問樵我所識也予曰汝何從識之曰我固識之也我正欲延問樵也予時語家人以問樵善

琴狀彼又曰我固欲聽其琴也予異之蓋彈琴之說彼固未曾聞者予時但曰彈琴耳彼輒曰聽可異也復問之曰汝知琴何物乎曰彈聲而作曲者也異矣是後天氣日炎興輒闌日來數雷雨暑盡退前夕予復語家人而彼急申屬曰必與問樵同往家人問之曰問樵何人也曰大和尚也復問之曰汝欲問樵同往何爲曰欲與之彈琴也復問之曰汝何時識問樵曰予未生時已識之也復問之曰汝知琴若何而彈彼乃以手撥弄引舌作聲居然肖似竟不知其從何得之復問之曰汝之琴何聲乎曰此水中之琴聲也隨顧其乳母曰汝等但知咬琴不知彈琴彈琴必須於水也琴之關涉於水四歲小兒烏得知之雖曰偶合抑亦異矣其咬琴二字則直小兒語也已而復向予曰與問樵彈琴又須與吾師談詩也問之曰所談何詩曰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復向家人曰彈琴又吹笛吹笛又談詩也予生平至不喜人譽兒嘗見有自爲辭賦託其子名而其子由此而志得致廢者曩曾爲足下言之吾年已遲暮顧此黃口稚子忍未學而先譽之且其言雖似佳究之仍小兒意態耳曷足論哉然此子固聰俊奈吾先人不及見也足下爲小兒師固愛之聊以其喃喃者奉爲一熹

憶十年前聞足下彈瀟湘水雲沈吟久之意者仲宣伯
道之嗟亦頗興觸特百端糾集彼時無從分耳今幸有
子而能學語言琴潛合於先生之旨實過望矣若足下
更彈前曲吾之感殆又將舍此而之他乎僕自喪偶以
來動益逡巡湖上未一至非獨悲內子也然良久之約
不可緩矣明晨艤舟於天壽菴前奉待僕自約問樵彼
則於北郊倚河香相近爾

與梅蘊生書

別後荷無錫舟中惠札並大作本月又接自杭來札讀
頌知書不盡言盡意初番作客又近年遭遇抵觸懷來
情味自可想見惟山水娛人正復得之意外生平結念
康樂人不可見於詩見之詩中多永嘉山水見山水則
雖未見人而意境逾於見詩夫然後益見詩而不啻見
人然則此行得非康樂牖之抑見人者乃謂見其詩中
之人豈謂見其末路之人乎而來書以其詩無人好之
爲可歎僕謂今人或有好者不可知然僕之歎乃歎古
人先已罕好之者夫好之則必效之效之則雖不能至

而其賢者則必有以少得其所趨所含所凝然獨運之神夷然卻縮之力竊嘗聞之昔年有擅拳勇者當世無敵然形貌委隨傴僂若不能步其使技乃反手向內對面輒倒物仆人遠出尋仞之外有叩之者則曰吾固未嘗反手向內也物之所值而心動焉遂自然如是耳因思列子云商邱子力無敵於天下而未嘗用其力者非眞不用力也蓋力至而一如無力斯爲立言之旨乃其六親則固莫之知矣夫詩至於唐其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者不乏人也然而方舉手向外之不暇內云乎哉且外向豈爲非勇而內觀實益徑途此僕少詩所

謂世人瞠視鼎百鈞謂其輕於瓠五石及世人但識差戞好爭識須彌納芥時者然此等立言最恐爲空疎無學者所藉託是以僕生平不以隻字見之品話論詩蓋甫離此則又蹈乎彼且未嘗離乎此而已先蹈乎彼矣故至有無力恒人四體皆贏筋骨不備而轉以無力之力自謂埒商邱者言之易可勝言若正言之則又違乎衆耳故雖康樂之詩亦不必論今以足下故論及好康樂之詩者蓋初唐有數子乎觀其所作能斷神能回風能反力意者其必好之然不能自然不能皆當然不能如無事者然則裂革曳尾之象終不能除而未嘗用力

之終不能至也夫好之者且必不能至遑論不好者乎
僕嘗謂詩有古情今情之別夫今情五言之境康樂其
方員之至矣所開闔奧祕及百世猶之洙泗之道徧及
人倫餘者則百家諸子耳雖陶彭澤亦夷惠老莊之列
也才者天之所賦其必嘗鍾之何人孰知其所由然是
故境之所造天爲之若五言今情康樂安得有二古情
則又非所擅場七言情在今古之間者若鮑明遠又安
得有三太白多得其古少陵多得其今初唐七言之體
則諸子也然若無明遠初唐又從何而來乎初唐組繢
之精錦章繡文金相玉琢其造境乃直躋妙處所以妙

者今情而以遠唱行之併爲藻麗之辭不雅質直之語
凡一篇自首至尾如霞明空中絶無蒙翳若隸一字不
爲藻飾則詬病矣亦其體格固然無待深觀而喻乃見
近今作者有前後直陳樸語中間忽厠以初唐疊調如
兩句連用亦有或此時等字者不知彼之疊調非爲故
疊乃以協其通體之宮商一字不諧全篇廢失夫是之
謂聲律若以革蒙於鐘絲絚之管而莫知顧忌則譬如
以裘紉葛以酒劑飯如是而謂之趨步何氏乎何況裘
葛酒飯之都無偏當乎適觸於是偶併及之若夫商邱
之六親不知即康樂之無人好也自古而然不足異矣

且山水滋於康樂後世作詩不離山水乃率履者不止於數典而不知康樂者又不止於相忘更何好之云乎僕於古人粗有所窺及自執筆則去之千里乃知神山非可舟航而即前者覆視來札成詩一首又前後奉懷詩三首今併錄呈祈有以教之睽體平適如前所著經說近五十萬言矣而尚茫無畔岸且亦難自信小兒屢詢師況稟屬請安意尚肫摯四子書正於今日讀竟明日始授毛詩劉王諸君會聚如故楚楨仍然善病孟瞻左傳舊疏考正已刊成冬巢集外間頗行坊鋪亦來刷印故人當可無憾日內將回看季子便至府上本聞一切平善無庸廑懷伯印先生書今寄答祈代道馳溯鄙意燈下初擬作短札下筆輒不能已寫畢時雞已三鳴中間辭語匆率所書自覺亦不盡是幸勿示人至來札謙沖稱謂所不敢當後幸勿然琴言暨玉岑喬梓俱屬致候餘亦不盡言盡意

答夏循陔廣文書

去冬蓉山孝廉歸自盱山惠讀著藝淵然粹然喜甚躍甚遂以巴人之曲遠塵清瞭猥蒙誤聽類喻陽春就使蔓惡胥忘彌想未覿之鍾期過相遭之伯樂矣然而意好垂盡疲暮是逢東南寶希今此復見不有作合誰使之然耶古之詩篇洊至今日隨世異態作者不窮要之季子聞風非一時之樂師曠審律極兩間之聲將欲原彼濫觴通乎委輸泝其九派別以三支一心爲之泳游百彙供其宣播自非貫串孰與精微而僕邁已無聞冏憶少時興會颺騰蒙莊多質死生同說有如千載之遙

常謂詩本聖經道而非藝一切步趨好尚咸外室堂蓋一言以蔽始自思生八音克諧終由辭至如使志情皆協則可成爲正音若僕者佩韘行吟扶鳩坐歎積一生之歲月以抒寫於衆緒之間撫序懷倫因人閱事而乃歌絜白以無從望駭征而郤步以云奏雅何其難也僕與執事際不雷陳覿非僑札而町畦泯化相餉若此者則以來書謂僕之故人多君之執友也波分派合之緣椒蘭竹柏之契誠如君言焦李汪徐四君一生三死而里堂名已不朽卓然儒林壯貴譜之色濱石早世著書不就其名亦傳當時同輩談經有江焦黃李之目則僕與兩君之誰可知矣神明一觸寤寐可通卽君持此書當髣髴其形像夫取友必端尹他所以見信無事當貴顏蠋以之自怡僕以蓍山故知君而君講學於都梁之巔寄息偃於淮水之上道腴深味門人日親登臺厭肉未足多矣無亦念子翼之齋函史雲之杖策乎模范之餘名山之業必富乞有以教貺鄙人鹿鹿老至鮮悰舊交零落都盡喜汪徐兩君皆有令嗣各已翔達庶共欣之爾辱承施問聊用答呈卽候起居諸惟嘉鬯

與焦山僧借菴書

借菴和尚承詩來奉以布答耳和尚名久矣夫詩僧者儻以熏習因緣觸成隨喜功德不淨流溢是塵非音而聆和尚十年無此名諒亦聲常之餘有待詮表文字之外不復語言乃眞詩僧矣夫詩即道也在吾則爲詠歌於釋即通唄讚不悟斯旨非爲妙明僕之披尋乃至譬喻自宣尼刪定百氏承流代有同異往者盡無量智現種種身雖爲虛空輒賴持轉所謂若有作用手足無常若無作用鹿角非我一乘不二何論若三至於筌諦合符亦足彌綸宇宙矣若夫因縛致墮喚呼果切豈非師

利之願乎鄙藝蚩蚩戒師許以百世未必然然在貴法則由旬傳舍一迦羅耳曾何足云宦海微茫性固未增損耳所蘊結者形骸踧踖莫報所生乃至鶴母高騰鸚子遠唶淨藏無從詣所睠子何自入山積茲誓願遂深住惑然而宿纏癡偏冥暗奚開雖飲海之蚊蚤尚猶不及更何從度量十二刼乎若舍釋言儒雖欲賦皡天罔極亦弗逮也此區區之意以達於善知識者名山大川得師僧三摩提一吟一誦不啻施廣長舌而發鼓聲矣何時津梁尚待敷示不宣

與劉孟瞻書

接展大札知僕謁郝祠記由季子呈太守寓目當僕作記之時正已爲修祠經始之日足見賢太守宣風表德不爲終食之緩我輩鄉人俱爲引額矣郝女從祀之見乃僕謁祠後歸述明馨羣仰郝一門芬烈輒以感激語言原非典則太守謂婦人外成自屬正論聞之益深欽服且僕區區惘曲亦本不重郝女祔祠意之所至乃欲以明龍兄妹事蹟藉垂文章萬一前記或可流傳庶幾久遠共聞益著姻婭兩家名教今此所辦可云兩全裒忠錄僕嚮所未覩茲承假示閱之知明龍以弗獲從父

爲恨前記所云未見於諸書者乃於其錄中深見之惟其楹帖亦不可不傳應俟更爲重勒至祠額舊署忠節來札云現擬改書忠烈誠爲至當抑僕於忠節之謚而竊有疑者如果前明實有贈謚則當與祠葬並頒何以不見於褒忠錄所載錄旨劄付及題奏諸祠內就使後期而及亦又豈無明文乃錄中僅囫圇載郡志冢墓一條內有謚忠節三字反覆不見志之所據按明史忠義傳凡其時死難賜謚若郭應響蔡道憲之謚忠烈胡守恒之謚文節俱書傳內其他各傳亦皆載謚史無二例況乾隆中於勝朝殉節諸臣正憫其當時無謚是以推恩錫予非前明已謚而乾隆中復再謚以忠烈也然而郡志實明明載之則可姑爲闕疑嘉慶間重修之郡志如此等條繫原皆錄自舊文然其增易者即如郝墓一條云遺骸葬湖南之房邑此即較舊志爲不實舊志僅云骸在湖南房邑未嘗言葬明龍入郎紀略云是時房爲賊據不能負父弟骸骨以歸即後郎陽立祠碑記亦未言葬葬者實事也奈何率爲易之易之何以處其鄉中諭葬之典乎且房邑地在湖北而舊志訛湖南新志仍之雖明時湖廣不分兩省然郎陽舊爲襄陽屬地洪武中尚改隸河南省乃尤在北豈得云南即此可見志

非典要又新志所增祠祀一條舛謬尤甚所載云祠祀郝某及其子鳴鸞後以公次子明龍陳宜祔夫陳宜乃疏請得旨與鳴鸞一併從祀卽郎陽於崇禎十三年已與太僕同祀何云後祔此亦舊志原誤至明龍爲鳴鸞之長兄而志稱乃云次子陳宜先明龍爲賜祔而志語似並私增設無他證豈云非誣新志如斯舊書可想故卽忠節之謚僅見於郡志家墓門蒙頭蓋面之數字其信否未可知卽其姻張伯鯨懷忠紀言亦云朝廷予官予祠予蔭而不言謚僕非必欲臆太僕之無前謚凡實事求是必當使心目了明庶於前賢無負抑志所載謚忠節三字觀其文義蓋是墓碣中語意或當立碣時泛加以忠節之公共二字如云孝子貞婦某某之墓者以爲旌識而輯志時漫採之歟卽明龍亦不得不如辭以載之歟要之其非其是不關今日之重輕太守將易以本朝之謚額則眞無往而不協當矣又來札云太守方籌恤郝後人僕兼聞有爲蕭孝子立嗣之舉足使幽隱之魄焄蒿載歆紀綱人倫抑何肫篤靡已前詣郝祠未衣冠行當屬拜訂期當爲奉約如工未竣便可就季子纏談襄忠錄繳還祈檢入錄內祝世美靈武臺記文筆勁茂晡字誤脯板中須爲正之